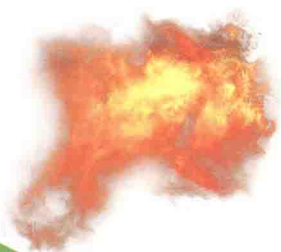


王能明◎著



布贴姐

一个小小的布贴，隐藏着惊天机密！
布贴掩饰下，一群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斗争！
每一位布贴姐都是一个传奇！
比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更加动人心魄的游击战！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

布贴姐

王能明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王能明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贴姐 / 王能明著. —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5.7
ISBN 978-7-5470-3684-6

I. ①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0504号

布贴姐

责任编辑	姜艳波
出 版 者	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
联系电话	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经 销	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印 刷	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70mm×240mm
印 张	15
字 数	165千字
书 号	978-7-5470-3684-6
定 价	30.00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

目

录

- 第一章 苦难 /1
- 第二章 抗争 /32
- 第三章 革命 /59
- 第四章 成长 /83
- 第五章 挫折 /110
- 第六章 重生 /136
- 第七章 困境 /171
- 第八章 复仇 /204

第一章 苦难

1

祝苦莲慢慢地睁开眼，眼前一片黑茫茫，自己像包裹在核桃壳里般。她轻轻地挪了挪身体，身体下面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伸手一摸，抓起一把草，放在鼻下嗅了嗅，一阵稻草香。这让她想起了白花花的大米，感觉有些饥饿，才记起自己已经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也明白自己正躺在一堆稻草垛中。

自己现在在哪里呢？怎么会睡在草垛里呢？祝苦莲开始回想与这些有关的消息和经过。

祝苦莲首先想到的是她娘亲，那张奇丑无比、满脸伤疤的脸，恰像草莓皮贴上去似的，鼻尖烧平了，两个鼻孔朝天，两片嘴唇错位，完全包不住牙齿，左耳没有了耳垂，如果黑夜里突然见到这张脸，准能吓晕人。祝苦莲是看着这张脸长大的，现在回想起来了，娘亲从来没有亲过她，她至今也没有亲过娘亲的脸。想想，一个母亲不能亲吻自己的孩子，这是多么痛苦。现在这种痛苦开始转移给了祝苦莲，因为她现在已经明白了娘亲的痛苦，她却无法解除这份痛苦，这种痛已经成了她永远的痛，永远的悔！从今往后，她是无法弥补这份欠缺和过失了。

她娘亲死了。是为她而死的。祝苦莲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。她坐起来，望着黑洞洞的夜，她知道危险暂时没有了，但一种切齿腐心的哀思却如潮般袭来。

娘亲是否已经入土为安了呢？她逃走时是拜托过堂姐祝唐芬的，请她帮娘亲擦洗干净，给她做一副漂亮的布贴面具，让娘亲戴着它走，不能让娘亲到

另一个世界，还吓着别人，她想让娘亲转下一回人生能够漂漂亮亮地生活。

祝苦莲有了一种潜回家去看看娘亲的念头，她放不下那个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生命的苦难的娘亲。祝苦莲爬了起来，向黑夜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她打了几个寒战，清醒了许多，发现自己找不着方向了，四周黑黢黢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祝苦莲还是没有想出来自己此刻是在哪里？她记得自己逃出的时候，几乎是慌不择路，只想着快点逃离卫凤雅的魔掌，逃出一条命！

那天，祝苦莲和她娘亲一起去卫家大院做布贴。卫家大院男主人卫凤雅让管家来叫她送布贴剪样去。祝苦莲便拿了几件纸样过去，没料到卫凤雅把她拦在房里，不让她离开。这样的事已经有三次了，上两次，都是娘亲及时赶到解了围。这次，她娘亲还是赶了过来，跪在卫凤雅面前哀求：老爷，苦莲是个苦孩子，还小，求您放过她吧。卫凤雅踢了她一脚：这么娇好的女孩，你不想她像你一样永远变成一个丑八怪吧。

苦莲娘听到这话更加伤心，苦苦哀求：老爷，求您放过她，放过我这苦命的女儿吧。

祝苦莲听了卫凤雅的话，又看见娘亲这般痛哭哀怜，旧仇新恨涌上心头，突然从身上抽出一把剪刀猛刺向卫凤雅：你这不要脸的老色鬼，我杀了你，替娘亲报仇。祝苦莲话音未落，剪刀已经刺了过去，却没有刺中。卫凤雅向左侧避让，剪刀只是刺伤了卫凤雅的右手背。而卫凤雅却反手夺下了祝苦莲的剪刀，顺势向祝苦莲刺过来。跪在地上哀求的苦莲娘看到这一幕，像发疯的母羊般扑了上来，卫凤雅手里的剪刀不偏不倚地刺进了苦莲娘的脖颈处。苦莲娘没有倒下，反而紧紧地抱住卫凤雅：莲儿，快逃，快逃命去，还愣在那干什么，不要命啊，快往龙山上逃，逃得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

苦莲娘的叫喊声把呆愣着的祝苦莲惊醒过来，拔腿就跑。她逃出卫家大院，直奔龙山。

卫家大院在龙山脚下的卫家太屋庄西北边上，坐北朝南，大院中间是一



栋典型的徽州民居，青砖黑瓦，阶梯状的五花马头山墙，垂脊上堆积多层小青瓦，略高于屋面，似龙身之鳞，透着些许飘逸之感。前墙向内退出二米深的门洞，一副石门框，门顶一块白底方框牌匾，上书：耕读为本。一扇柏木黑漆大门，更显出这屋厚重大气，屋中间一方天井，分成前后两间厅堂，左右为厢房，天井有一走廊，尽头是两个耳门，后厅靠右侧边上也开了一耳门。大院分前后两院，前院宽大，后院窄小。大院四面各开了一个门，只是前门宽大，也是一副石门框，一对石狮子，门前是一个禾场，禾场外面有一方水塘。大院后门离龙山只有百十步远。

祝苦莲没有按她娘亲说的话往龙山深处跑，而是从龙山脚下的林子里转了一圈，从另一处下了山，回到卫家太屋庄，钻进了庄头的牛栏，藏在牛栏阁楼上的稻草里。她躲在草堆里隐隐约约听得到外面的喊叫声、脚步声、狗叫声、哭声……整个庄子一片混乱，一直闹到后半夜，庄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。祝苦莲见外面安静了，便爬出草堆，跳下阁楼，蹑足屏声地溜出牛栏。外面一片黑漆漆的。此刻，祝苦莲也不怕鬼了，过去，天一黑就不敢出门，要是家里房间没点灯，她就不敢进，好像一寸远有个鬼似的，非得娘亲陪着。此时，不容许她怕鬼。她没多想便一头钻进黑夜里，一个人匆匆地沿着忽隐忽现的灰黄色的崎岖山路，踉踉跄跄地向祝家祠跑去。

祝家祠在群山深处，离卫家太屋庄有二十里山路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庄，全庄三十来户人家，都是祝姓。庄里人出门见山，走路上山，说话面山，做梦都离不开山。

祝苦莲走到村口便放慢了脚步，村头一只狗远远地望着她狂吠起来。祝苦莲控制着步伐走上前，对着狗跺了两脚：瞎了眼呀，不认得人了。那狗便缩回屋里。但一狗吠影百狗吠声。全村庄的狗已经此起彼伏地吠了起来，祝苦莲恹恹惶惶地快步赶到细爹的屋前，悄无声息地走到堂姐祝唐芬的窗户下：姐，唐芬姐。

谁？屋里有人低声问。

我，苦莲。祝苦莲在窗户下低声说。随即，祝唐芬房间的油灯亮了。同时，祝唐芬家的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祝苦莲闻声转头望去，大门口走出来一个人：苦莲，快进屋。是唐芬爹在低声喊她。

细爹，你还没睡啊。祝苦莲顿时泪如雨下。

卫家一伙人刚走，你要是早到一脚就会遇上他们了。唐芬爹说着轻轻把祝苦莲拢到面前，一前一后跨进屋：好险啊，要是被他们抓住就没命了。祝苦莲走进屋马上转身面对唐芬爹，而唐芬爹却已转过身去赶紧关上大门。

祝唐芬已经到了堂屋，看到祝苦莲低声说：苦莲，你还敢回家啊，卫家派出好多人在四处找你啊，说你行刺卫家老爷，是真的吗？祝苦莲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。哎哟，苦莲啊，你也真大胆，敢刺卫家老爷，要是被他们抓到了，会没命的。祝唐芬惊骇得突然提高声调又猛地降下来。

唐芬，你带苦莲回房间找几件衣裳，让她赶紧逃命去吧。唐芬爹说。

祝唐芬赶忙拉起苦莲进了自己房间，手忙脚乱地找了两件旧衣裳用布巾包起来，往祝苦莲左臂膀一挂，一边急不可待地说：苦莲，你快点逃吧，逃得越远越好；一边拉起苦莲往堂屋走。唐芬爹娘早已在堂屋里等着她们，见两人来到面前，唐芬娘便将手里几个熟红苕塞进苦莲的布巾里，唐芬爹掏出两块银元放在苦莲手里，说：苦莲，细爹只有这点能力了，赶紧逃吧。唐芬娘拉着苦莲手哽咽着说：苦莲呀，苦莲，真是个苦孩子，像苦莲一样苦啊！孩子，一个人在外一定要自己小心啊。人心险恶，不要轻易信人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要是能找个可靠的人家最好，等三五年，这事平淡下来了，就回来啊。

嗯，晓得了，细娘。苦莲泪水汪汪的，然后又伤心地问唐芬爹：细爹，我娘亲你晓得怎么样了吗？

傻孩子，保命要紧。你娘已经死了，失血过多，没救过来。现在卫家连尸体都不肯交出来，要我们拿你去替换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那能拿活人去换死人呢，你早点逃吧，说不准卫家的人等会儿又要来了，卫家总不可能把你娘的尸体永远藏着吧，臭也只臭死他们卫家人，放心吧，你娘亲我们会帮着安葬



的。唐芬爹挥挥手说。

祝苦莲双膝一跪，泣不成声：细爹，我娘亲就拜托您了。芬姐，记得给我娘亲做副漂亮的布贴面具啊。祝苦莲说着连叩了三个响头，起身从后门溜了出去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2

每年节日喜庆，卫家大院要请苦莲娘去做女红，粘布贴。苦莲娘女红精细，尤其是布贴做得巧，这方圆十多里地没有哪个女人敌得过她的，苦莲娘也就靠帮人做女红养家糊口。祝苦莲像她娘一样，心灵手巧，三岁多就能帮她娘亲粘布贴了。五岁，她娘亲便教她做针线活。祝苦莲也就学会了一手好女红。但苦莲娘从不允许苦莲上门帮人家做女红，只是拿些不赶时间的活计回家，让苦莲在家里做。

苦莲娘每次去卫家大院做布贴，祝苦莲就求着娘亲带她去，可她娘亲就是不应允，无论苦莲怎么求，怎么闹，她娘亲横着一颗心：不能！要是在平时，苦莲想什么，她娘亲都会应承什么，就是要天上的星，若能够摘下来，苦莲娘也会摘给她；就是要苦莲娘的心，苦莲娘也会毫不犹豫地给她，唯独这件事，苦莲娘就是不答应。祝苦莲想知道为什么，可她娘亲总不肯说。

祝苦莲很小的时候问过她娘亲，为何要给她取这个名字。苦莲娘说：苦莲是个苦命孩子，黄连树苦，莲籽心苦。苦莲像黄连树一样苦，娘亲像莲籽心一样苦，娘女俩都是苦命人，从内到外一样苦。为什么苦？祝苦莲没问，她娘亲也没说。但不说，祝苦莲也晓得为么苦。

祝苦莲三岁时爹就去世了。苦莲记不清楚她爹的面目模样了，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她爹是个瘸子，走路一摇一摆，老咳嗽，摇一下，咳一声，摆一下，咳一阵。没过多久，她爹就病故了。苦莲娘一直没改嫁，不过，她娘这般模样也没男人要她，苦莲娘就带着苦莲过日子。没爹的孩子当然苦。苦莲就常问她娘亲，关于她爹的一些事，可她娘亲却不喜欢谈苦莲爹的事，只是说她爹是个好人，

就再也没有话了。

苦莲与堂姐唐芬最要好，两个女孩经常在一起做女红，粘布贴。有一次，她们坐一起做女红，两人说着私房话，唐芬说：苦莲，你娘年轻时可俊俏哩，你像你娘，但比你娘年轻时还漂亮，尤其是你左眼眉尖那个胎记，你知道村庄姐妹怎么说你？芬姐，人家怎样说嘞？祝苦莲抬头望着祝唐芬问。姐妹们都说那胎记像只蝴蝶，一只落在眉角上的活蝴蝶，随着你眼睛眨动，那蝴蝶也跟着飞动哩。你说说，这蝴蝶喜欢落在哪里？喜欢落在哪里呢？祝苦莲复问一句。祝唐芬抬起头对祝苦莲一笑：瞧你这美人胎子，明知故问了是不，这蝴蝶当然喜欢花啦，美死你了吧。芬姐，莫说我了，说说我娘亲，她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啊？祝苦莲岔开话题说，你娘亲啊，真是人强命苦啊，她那双手真是巧，我们两个加起来也比不上，那一手女红活，这方圆百里没人敌过她的。你娘亲十三岁进卫家大院，为卫家做了几年女红，不晒太阳，不淋雨，人便出落得越发的俊俏，女红也是越做越精巧，这么美的尤物哪个男人不爱啊？更讨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喜欢。卫家老爷看中了你娘，三番五次地调戏她。有一次，卫家老爷调戏你娘时，正巧让他老婆看到。卫家太太可是个母夜叉，劈头盖脸地辱骂你娘一顿不说，还叫两个长工把你娘绑在后院里的一棵树上，她亲手拿着油灯去烧你娘的脸，就这样，好端端的一张俊俏脸硬是烧成了一张丑八怪脸。祝唐芬说到这里，祝苦莲恨海难填地低吼一声：好歹毒的女人，天诛地不容啊。随即泪如泉涌，喃喃地喊：娘亲，苦娘亲啊。

当时，有人指点你外公去官府告卫家，你外公真的去告了。唉，告得赢吗？自古以来都是亲护亲，官护官。官府派人来调查，枉说是你娘想攀富贵钩引卫家老爷，卫家人才动了私刑。只说是私刑用过了头，责令卫家赔点钱，可赔的那点钱刚好只够治你娘的烧伤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可你娘哪能咽下这口气啊，她痛不欲生，不吃不喝，寻死觅活。你外公外婆日夜守着她，你娘几次寻短见，都让人给救下了。后来，你娘发现自己有了身孕，就安静下来了。祝苦莲听到这，猛地抬头呆愣愣地盯着祝唐芬，说：我娘亲怎么有喜了呢？卫凤雅污了我



娘亲？

不是。听说卫凤雅倒是没有得逞，但你娘亲却是真的有了身孕，不晓得是谁的种，无论你外公外婆怎么问，你娘亲就是不说。你外公没办法，就托人上我家给我大爹做媒。你晓得我大爹是一个又残又病的人，哪能找得到老婆呢，可有人给他送老婆来，就是再丑他也乐意啊。但我爹不同意，大爹就寻死觅活。我爹还是不答应，大爹就拿火把喊着要烧房子，我爹被大爹逼得没办法，只好点头同意了。可结婚不到两年，大爹就病死了。

那我亲爹呢？他是谁？祝苦莲问。

这，我也不晓得，我只是听我爹讲的。祝唐芬说。

祝苦莲晓得瘸子爹不是她的亲爹。哪她亲爹又是谁呢？娘亲和她过这样的苦日子，亲爹为什么不来帮她们。祝苦莲想问娘亲，可她怕娘亲不说，还勾起往事让娘亲伤心。祝苦莲自己安慰自己：反正她很小的时候，瘸子爹就去世了，是不是亲爹都一样，自己也早就成了没爹的孩子。但祝苦莲又转念一想，亲爹是不是也不在了呢？无论如何要晓得亲爹是谁吧，如若做女儿的连亲爹是谁都不晓得，那不是让人笑话。于是，祝苦莲心里就有了一个疙瘩：亲爹到底是谁呢？

祝苦莲好几次蠕动嘴唇想问娘亲：她亲爹是谁？可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。她想，娘亲要是想跟他说，就会告诉她的，可到现在没跟她说，那一定是不想说。既然娘亲不想说，按娘亲那倔脾气，她问也没用，反而会遭娘亲骂，惹娘亲哭。祝苦莲便放下了这个念头。

苦莲娘不仅是面苦，心更苦。她本想一死百了，可自她知道有身孕，就断了死的念头：孩子无辜啊！其实，她心中还有一缕情丝未断。她选择了屈从，嫁给了苦莲瘸子爹，她和孩子都有了名分。为了这名分，她的苦更深，怨更屈了！瘸子丈夫和孩子都得靠她养。娘家穷，帮不了她，婆家虽有兄弟，也只能接济点粮食。她只能靠这双手——为人做女红。可请得起女红的都是些大户人家，苦莲就是有平颈深的仇，有鼓腹大的恨，她都得压下去，化成一汪汪泪水，

一个个笑脸，一分分慈爱。可话说回来，她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，又如何去报仇雪耻啊！但她却在心里巴望着，企盼着，是那般焦渴。可越是焦渴，她越将这份心思深埋，化在骨髓里，成了一份信念，一份精神。她守着这份信念，撑着这份精神，活着，等着。等女儿长大，等远方人归来。后来，瘸子丈夫死了，婆家兄弟只有同情心，断了同情力。母女俩相依为命。她更是需要这份信念，这份精神。她盼着有人请她做女红，她需要劳作，哪怕再苦再累，再怨再屈，她都得笑脸相迎，这种苦树开出来的花，更苦，苦透了心！

这一年，卫家大院又来请苦莲娘去做女红、粘布贴。苦莲娘笑脸答应。但她不敢让苦莲跟着去，独自拿着剪刀工具去了卫家。没想到祝苦莲早就存了心，她想见一见这位卫老爷，看一看那个歹毒的女人。祝苦莲悄悄尾随娘亲来到卫家。苦莲娘跨进卫家大院大门时，才发现女儿跟来了，正要骂她回去，刚好撞见卫凤雅出门。卫凤雅看到苦莲娘女俩，笑说：哦，这是苦莲吧，长这么大了，好俊俏的姑娘，跟你娘年轻时一样漂亮。

苦莲娘忙收回呵斥女儿的话，赔着似笑非笑的脸给女儿介绍：莲儿，这是卫家老爷，喊卫伯。

卫老爷好。祝苦莲没有听娘亲的话喊卫伯，而是轻喊了一声卫老爷。同时，双眼剐了眼前这位卫家大院主人卫凤雅，心里不自主暗道：啊，这卫家大院主人长得还挺俊雅的，与名字有点相配。额宽脸方，鼻高口阔，唯一遗憾的是鼻尖儿有一点红，像个鸡冠儿似的。

好，会女红吗？卫凤雅高兴地笑着问。

会一点。祝苦莲表情漠然地答。

嗯，跟你娘亲好好学，你娘亲可是一把女红好手啊。哈哈。卫凤雅爽朗地大笑着出门去了。苦莲娘不由长叹一声，重重地吐了一个字：孽！

祝苦莲望着远去的卫凤雅，心里暗想：这男人并没想象中那么让人讨厌啊。她心中对卫凤雅的那份仇恨，顷刻间全转移到卫凤雅老婆身上，恨不得马上用刀将她劈成两段。



此后，苦莲娘到卫家大院做女红，便带上了祝苦莲，只是每次去之前总要叮嘱一番：莲儿啊，到了卫家只管做好自己的事，少说话，莫乱跑。祝苦莲也很乖巧，服服帖帖地跟着娘亲待在卫家专门为她们收拾的一间侧房里，安安心心地做事。一天中午，卫家的管家跑到侧房来喊苦莲：苦莲，老爷的帐钩坏了一只，老爷让你去帮他配一只新的。祝苦莲便拿着剪刀跟管家去了。管家把祝苦莲带进了卫凤雅的房间，随即退了出来。苦莲，不忙，陪老爷说说话。卫凤雅盯着她眯眯笑着说。

卫老爷，我不会说话的。祝苦莲答。

看你说的，怎么不会说呢，你不是在说话嘛。不要怕，来，到老爷跟前来。卫凤雅一脸灿烂的笑容。

祝苦莲没有说话也没有挪步。

多大啦？

十五。祝苦莲很冷淡地回答。

哦，大姑娘了。卫凤雅说着站起来，走到祝苦莲跟前，伸手拉住祝苦莲的手：啧啧，多嫩多白的小手啊，跟你娘亲年轻时一模一样，招人喜欢。

嘭。卫凤雅的房门突然开了。卫凤雅和祝苦莲同时转头错愕地望着门。苦莲娘迈步跨进来：老爷，苦莲还小，不会做事，我怕把老爷的帐钩做塌（坏）了，还是我来做吧。

卫凤雅的脸黑得像锅底般，阴森森地说：我喜欢苦莲做的，像她的人一样有灵气。

祝苦莲晓得娘亲是来帮她解围的，抢着说：我不会做帐钩，娘，你来做。

苦莲娘望着卫凤雅讪讪地笑了笑，走过去摘下卫凤雅的旧帐钩，然后与苦莲一起退了出来。

祝苦莲逃出祝家祠庄，一径往着黑洞洞的前方踉跄而跑，不晓得走到了

哪里，仿佛掉进了没底的黑洞中，看不到尽头，两边都是高高的山，像一堵无缝隙的墙，山坡上那些黑乎乎的树影，不停地变幻着层次感强的黑色形状，让人想象着张牙舞爪的魑魅魍魉。正值初冬季节，寒气初露。祝苦莲急匆匆地走了大半夜，走得身上汗津津的，脚软腿酥，实在是疲乏了，本能地转头向后面看了看，身后除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隐隐约约地像画在夜幕上的一条虚线。祝苦莲判定后面没有人追上来，心也便坦然了许多，急不可待地就势坐在山路边的土坎上休息。刚才急冲冲地赶路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，现在一坐下来，才感到有些害怕了。心里想：逃到哪里去？哪里才安全呢？哪个地方卫家才不会追去？祝苦莲越坐心里越疼得慌，心在胸腔里咕咚咕咚的蹦跳。两边黑黢黢的山林里，时不时弄出一些声响，真是人有心病，猫叫也惊心。她一个劲地直冒冷汗，半刻也不敢停了，爬起来拼命地往前走。

祝苦莲一直走到天边发白，才看到前边山脚下有个村庄，村庄不大，十几间瓦房、草屋静静地卧在淡淡的晨霭中。此时，村里人还没有起床，显得格外的静谧。村头有几座草垛子。祝苦莲暗道：唉，就是要我的命我也走不动了，钻那草垛子里眯会儿，也只求这眼前一觉啊。祝苦莲快步绕到了村头草垛子前，慌慌急急地在草垛上扒开了一个洞，一头钻进了草洞里，然后用刚才扒下的稻草封住洞口，和衣躺下，早已疲乏交困的她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祝苦莲一觉直睡到晚上。醒来后，赶忙扒开洞口，探出头一看，还是黑乎乎的夜。初时，祝苦莲浑浑噩噩的，真以为是出逃的那一夜。等她爬出草洞，让冷风一吹，才醒悟过来，知道自己已在这里睡了一天。顿时，整个人感到饥肠辘辘，像抽了筋似的，四肢酥软无力。她明白得先找点东西填饱肚子，突然，她记起出门时，细娘塞给她几个红苕。这才记起自己有个布巾，还有两块银元。祝苦莲赶忙伸手摸了摸口袋，两块银元还在，布巾却忘在草洞里了。赶紧转头爬进草洞，拿回布巾，从布巾包裹里掏出一个冷冰冰的熟红苕来，张口就咬。咬了两口却哽住了，又忙着四下找水。踉踉跄跄地在村旁找到一条小溪，就着溪水吃下一个红苕，人顿时感觉好了许多。又拿出个红苕，一边啃着，一边就



着溪水洗了一把脸。尽管这溪水冰冷刺骨，但她却在这冰冷中感觉到一丝清爽和舒畅。祝苦莲把布巾往左肩膀上挪了挪，重新站起来走向小溪岸边，静静地站在小溪岸边沉思默想了良久：往哪走呢？祝苦莲真的想不出应该往哪里走？唉，走到哪，就到哪吧。祝苦莲迈开脚步，漫无目的地在村头转悠着。

因为年轻，几个红苕下肚，祝苦莲的体力很快恢复了。她慢悠悠地走着，村头一户人家的狗发现了她，对着她狂吠了几声，瞬间引来了一村的狗一阵阵狂叫。祝苦莲害怕狗追上来，猛地向村外跑起来。跑了一段路，已听不到狗吠了，她才慢慢地放缓了脚步，想：现在到哪去呢？四处都是山，望得见的都是树，能走的都是山垄。娘啊，叫我到哪去啊。祝苦莲眼泪又出来了。此刻，她真想返回祝家祠去，卫家抓了就抓了，大不了就是个死。死也痛快，一了百了，不用这般逃命，受惊受怕受苦受难了，可以跟娘亲在一起，有人爱有人护，像这样怎么过啊。祝苦莲想着想着又哭了。哭着哭着，突然，她看到前边有一点亮光，是从一处隐隐的山坞里发出来的亮光，祝苦莲心里猛地一热，格外的激动，想也没想，不自主地拔脚向那亮光走去。靠近亮光，她看到山坞中有一间草屋，孤零零的，那亮光就是从那草屋里发出来的。这草屋肯定住有人。祝苦莲想。但她不敢贸然走过去，她突然想起细娘说的话，人心险恶，不要轻易信人。她收紧步子，慢慢地向草屋靠拢。突然，从草屋旁边冲出两只狗来，疯狂地吠起来。随即，草屋门开了，一个男人提着一盏马灯出来，站在草屋门前将马灯举起来，四下里照了照，判定没发现什么异动，便放下马灯对着狗吼：狗东西，乱叫乱喊，吃多了。狗呜汪着缩回头，退后了几步。男人返身进了草屋，关上门。那只狗又跑上前，昂起头对着祝苦莲方向汪汪汪地狂叫。看起来，这狗东西是看到了藏在草丛后面的祝苦莲了。

祝苦莲看到男人返回了草屋，便走出草丛往草屋缓缓地挪步。突然，刚进草屋的男人听到狗叫又转身开门出来，嘴里却大声嚷着：吠吠吠，再乱吠我打破你的头。头字没说完整，那男人已看到了正向草屋走来的祝苦莲，怔住了。双方都愣在那里半晌，男人才醒悟，提着马灯走了过来，看到祝苦莲更是惊讶

万分：哎呀呀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深更半夜的，一个女孩跑到这山里来干吗？祝苦莲听到男人说话，突然呼天抢地地号哭起来。这哭声把这男人吓住了，惊慌失措地大喊：春翠，快出来，一个女孩走迷了路。男人话音刚落，草屋里出来一位妇人。一看就知道是那种手脚很利索的女人，慈眉善目。妇人几步跑到祝苦莲面前，哟，姑娘，莫哭，告诉我是哪里人，我送你回家。祝苦莲只是一个劲地哭，也不答话。两人没办法，只好把她扶进草屋。

祝苦莲一进草屋，突然往两个人面前一跪，泪如雨下：大爹，大娘，救救我吧。这对中年夫妇被祝苦莲这样的举动又吓了一跳，赶紧扶起她：孩子，有什么难事起来说，我们能帮的，一定尽力帮你。

大爹，大娘，我没地方去了，你收留我吧，我什么都会做，女红、布贴、洗碗、做饭、扫地，我都会做，都会做。祝苦莲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口气吐出来。

不急，慢慢说。春翠一边帮祝苦莲擦眼泪一边说。祝苦莲便开始把她和娘亲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向这对夫妻哭诉了一遍。夫妻俩听得泪水涟涟，不住地安慰：孩子，别怕，你就在我这里住下。我们是这里看山场的，平时很少有人来。再说我们没孩子，正好想要个孩子在跟前闹闹。春翠抹一把眼泪说。

祝苦莲听了妇人的话，连忙又跪下，纳头便拜：爹，娘。叫得夫妻俩又是泪眼汪汪。

春翠一把拉起祝苦莲拥进怀里：真是乖女儿，真是乖女儿啊。

三个人哭着说着闹了一夜，直到凌晨才去眯了一会儿。

第二天，日上三竿了。祝苦莲还没起床。春翠也没去叫她，心想这孩子担惊受怕的累了几天，就让她多睡会儿吧。春翠做了一碗鸡蛋面焐在锅里，人便去菜园里干活。快到午时了，春翠回家，看到苦莲还没起床，便去房里喊她。走到床边发现苦莲脸色绯红，目光呆滞，嘴唇起了小水泡，忙伸手一抚：娘呢，烧得烫手啊。不得了，不得了。说着跑步出门找了条毛巾浸透冷水，敷在苦莲脑门上，又急匆匆地奔出草屋，对着下坪山扯开嗓门喊：汉成啊，汉成啊。喊了几声，又赶回家，拿出一面鼓，奋力擂了一阵，这才返回，将苦莲额头上的



湿毛巾翻了个面：傻孩子，烧成这样子怎么不喊一声啊，烧坏了怎么办啊？春翠站在床边愁眉锁眼的样子。

祝苦莲仰卧在床上，昏昏沉沉的，不停地胡喊乱叫：娘，娘啊，救苦莲，救苦莲。杀死你，杀死你这畜生。爹，爹啊，救娘，救娘……

莲儿，莲儿，醒醒，醒醒，别吓干娘啊。春翠跺脚搓手不知所措，汉成，这死东西，怎么还不回来啊。

一大早就上下坪山巡山的武汉成听到鼓声，晓得家里有急事，便急匆匆往家里赶，一跨进草屋，春翠就嚷开：汉成，苦莲病了，发高烧，说胡话。武汉成三步两步走到苦莲床边，抚了抚苦莲的额头，转身拿着锄头上山了。不一会儿，带回一把草药：快拿去煎水，先给她退烧，再慢慢调养，这孩子身体太虚弱了，加上受了惊吓。

春翠煎了草药，端到床边上一调羹一调羹喂苦莲喝下汤药，焦眉愁眼地望着苦莲。直到半夜，苦莲的烧才退去。春翠又做了碗鸡蛋面送到床前，搀扶起苦莲半躺着，拿筷子挑了几根面条要喂她：娘，我自己吃。伸手接过碗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滚落。傻孩子，吃吧，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坏身子怎么办。春翠一边替她擦眼泪一边说，这里是下坪山，属通山地界，离你们龙港镇的卫家太屋有一百多里地，卫家人找不来，也管不了。春翠安慰说。祝苦莲含泪点点头。

祝苦莲卧床三天，病才好转，蔫头耷脑地走出草屋。春翠搬了把椅子，让她坐在草屋檐下晒太阳。自个儿坐在旁边陪着她说说闲话：莲儿，心儿放开朗些，不要把那些事放在心里压着，有事就跟干娘说。

娘，要不是遇着娘和爹，莲儿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，这可是起死人肉白骨的大恩情，莲儿一生报不了。祝苦莲轻言细语道。傻孩子，做娘的对儿女还有什么施恩望报之想啊，只要儿女幸福快乐，做娘的就高兴满足了。

娘，我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，遇见你这样的好娘亲。

莲儿，以后不许说这些话，我们娘俩能相遇也是缘分。春翠佯装生气说，